

朱熹德育思想研究

刘佩芝 著

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丛书



本书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招标课题《朱熹与信州理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KT-208104-1
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研究资助项目

朱熹德育思想研究

刘佩芝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德育思想研究 / 刘佩芝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210-10531-2

I . ①朱… II . ①刘… III . ①朱熹 (1130-1200) — 德育 —
教育思想 — 研究 IV . ①B244.75 ②G4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3381 号

朱熹德育思想研究

刘佩芝 著

责任编辑 : 李月华 李鉴和

封面设计 :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 0791-86898702

发行部电话 : 0791-86898893

邮 编 : 330006

网 址 : www.jxpph.com

E-mail :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9.5

字 数 : 130 千字

ISBN 978-7-210-10531-2

定 价 : 36.00 元

承 印 厂 :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版权登字—01—2018—76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朱熹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1
第一节 朱熹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5
一、以天理为核心的理气论，将伦理纲常上升到本体的高度	5
二、气质之性可善可恶的人性论是朱熹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7
三、“存天理，灭人欲”指引了朱熹德育的基本目标	9
第二节 朱熹德育思想的社会背景	11
一、南宋虽偏安一隅，但经济繁盛	11
二、延续以文治国的国策，文教得到高度重视	12
三、士大夫主体意识的空前觉醒	13
第三节 同佛、道的抗争与借鉴	16
第二章 朱熹的德育实践	19
第一节 朱熹的求学经历	19
第二节 朱熹的居官讲学	21

一、同安县讲学	22
二、婺源归乡讲学	23
三、知南康军讲学	25
四、浙东提举任上的讲学	27
五、漳州郡守讲学	28
六、知潭州任上的讲学	28
七、为宁宗侍讲，成为帝王之师	30
第三节 朱熹的书院讲学	33
一、从寒泉精舍到云谷精舍	34
二、武夷精舍讲学	36
三、沧州精舍讲学	37
第三章 朱熹德育思想的理论建构	40
第一节 德育的目标	40
一、“明人伦”——德育的基本目标	41
二、崇“修身”	43
三、重“义理”	44
第二节 德育的过程	45
一、立志	45
二、穷理	47
三、窒欲	50
四、致知	52
五、笃行	53
第三节 德育的方法	56
一、主敬	56
二、存养	59
三、克己	60
四、省察	61

第四节 德育的原则	63
一、致知与力行结合的原则	63
二、引导与约束结合的原则	65
三、循序渐进的原则	66
四、因材施教的原则	67
第四章 朱熹德育教育的三阶段	68
第一节 蒙学阶段的德育：蒙以养正	68
一、儿童心智未有所主，具有“圣贤坯璞”	69
二、蒙以养正：童蒙时期是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	71
三、教之以事，从做事中学礼	72
四、童蒙教育的基本原则	73
五、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	76
第二节 小学教育：“化与心成”的养成教育	78
一、《小学》的编撰	80
二、小学德育的方法	83
第三节 大学德育：穷理明道	86
一、大学德育的基本任务：穷理明道	86
二、大学的德育教材	88
三、大学的德育方法	91
第五章 朱熹德育思想的四个层面	94
第一节 家庭德育	94
一、一家仁，一国兴仁——家庭是德教之基	94
二、家庭德育的特点	97
第二节 社会教育	99
一、环境育人，寓教于无形	99
二、家礼、族规的德育教化	100
三、褒崇先贤，树立榜样，见贤思齐	103

第三节 官学的德育	104
一、两宋官学的发展	105
二、朱熹对官学的批评与改革	106
三、改革科举	108
第四节 书院的德育	111
一、复兴白鹿洞书院	112
二、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	114
三、书院在德育中的特殊作用	116
第六章 朱熹德育思想的特征及当代蕴涵	121
第一节 朱熹德育思想的特征	121
一、有明确的德育教学目标	122
二、有系统的德育原则	123
三、有得当的教学方法	125
四、有效的读书要法与为学之方	127
第二节 朱熹德育思想的当代蕴涵	129
一、朱熹德育思想简评	129
二、朱熹德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131
参考文献	135
后记	140

第一章 朱熹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是伦理型社会，这种伦理型社会文化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教育，实即道德－政治教育。说教育即‘教化’，虽言过其实，但教育以德育为主，确是事实”。^① 德育在教育中占据了首要地位。

“德”之本义是直视“所行之路”的方向，意味着遵循本心、本性，顺乎自然，便是德。《易·乾卦》曰：“君子进德修业。”唐孔颖达注曰：“德，谓德行；业，谓功业。”由此可知，《易》经里“德”的本义就是恪守道德规范者的“操守”“品行”，例如功德、品德、德才兼备、德行等。同时，“德”也指个人美好的内在品格或一个社会良好的价值观。如老子所言：“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② 这里的“德”，指获得，获得了内心良好的情感或者信念。儒家认为，“德”用于人伦，指人的本性、品德。包括仁、义、忠、孝、恭敬、谦让、温良等，同时，德也指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德的外化即为礼，礼是德发之于心而表现为行。周公“制礼作乐”，系统地审定了社会礼仪规范，将德外化为礼，用繁杂的礼、乐，严格规定了人的尊卑秩序和行为准则，将整个社会成员纳入到上下

①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绪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② 陈剑译注：《老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

一统的尊卑有分、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社会关系中。

宋明理学家则把“德”作为某种准则和规范，要求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各正本位，各行其道。要求男子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八德；女子做到孝、顺、和、睦、慈、良、贞、静等八德，视八德为人的本分，是做人的基本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好途径。朱熹对“道”“德”的解释更为通俗而贴切，“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①道是人所共同必由之道路，即共同遵守的规则，德则是每个人自己要明白遵守并且要去践行的原则。

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简称德育，是指以陶冶受教者道德理想、道德情操，并促进其道德实践为目的的教育，也就是“教育人们遵循和维护社会公德，具有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善恶观、是非观、公私观、人生观及其行为，以适应统治阶级和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②的教育。道德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德育指所有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活动，包括社会德育、社区德育、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等方面；狭义的德育则专指学校德育，学校德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受教育者积极的认知、体验与践行，以使其形成一定社会与阶级所需要的品德的教育活动。换言之，德育就是探究怎样育人、怎样做人的学问，即教育者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动。

德育教育是道德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是特定的社会或集团为使人们自觉遵循其道德行为准则，履行对社会和他人的道德义务，而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教育，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使道德意识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的教育活动。德育教育的过程，一般包括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和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等一系列环节，具有广融性、同时性、多端性、重要性、强烈的实践性等特点。

德育教育成为古代教育的重中之重，而宋代则与春秋战国一道，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两个高峰之一。“两宋是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活跃、多变的时

①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 杨德广：《大学德育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其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远非汉唐诸儒所能比拟，实际开创了继先秦以来中国教育理论界最为隆盛的局面。”^①而朱熹无疑是宋代教育家中最杰出的代表。

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思想家，其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旗帜。钱穆先生评价朱熹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②朱熹更是杰出的教育大家，他潜心学问，著书立说，兴办书院，制订学规，讲学授徒，把教育学生穷理修身、成圣成贤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朱熹讲学之地遍布闽、赣、湘、浙诸省，创办或和他有直接关系的书院有 68 所之多，直接或间接的门生子弟有 488 人，极大地推动了南宋教育的发展，可谓成就斐然，影响深远。著名教育史学家王炳照先生认为：“朱熹不仅是一代理学大师，也是一位有着丰富教育实践的教育家，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教育思想对南宋之后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教学，从教育的目的的确定，教育内容的要求，以及在教育方法上，都是以朱熹的教育思想为标准和参照的。”^③

朱熹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有着鲜明的重视伦理道德的色彩。蔡元培先生曾评价朱熹道：“宋之有晦庵，犹周之有孔子，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也。”^④他以人人当以圣贤为己任，圣贤当以教人为己任，作为其教育的根本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致力于教人穷理尽性，提高道德修养，以明人伦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朱子以人之生也同稟此理，同稟此性，故人人有穷理尽性之天职；而圣人之生于世，则有教人使之穷理尽性之责任。”^⑤在对学生的教育中，特别注重以德育教育为先，将德育置于首位，形成了丰富的德育教育思想和德育教育理论。

德育教育是朱熹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朱熹教育思想的精华。朱熹曾说：

① 乔卫平：《中国宋辽金夏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1 页。

② 钱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 年，第 1 页。

③ 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49 页。

④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年，第 85 页。

⑤ 谢无量：《朱子学派》，上海：中华书局，1916 年，第 177—178 页。

“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①朱熹认为道德品行对人有重大影响，不但可以修身齐家，也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平天下。因此，必须把德育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要砥砺德行，克己复礼，在各种教育中要以德育作为根本，放在首位，他反复强调“修德是本。为要修德，故去讲学”。^②反之，如果缺乏德行，不注重德行而片面去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找不到归宿。在“德”“才”二者之间，德是首位的。他说：“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有何用？”^③主张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德育思想体系，确立了“明人伦”“重义理”“崇修身”“复明德”的德育教育目标和“立志”“窒欲”“穷理”“笃行”的德育教育过程及“克己”“主敬”“存养”“省察”的德育教育方法，要以义统利，力行忠恕，彰明天理。并对蒙学、小学和大学的不同阶段提出了德育教育的不同要求，要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书院教育等各个层面，发挥各自作用，实现德育教育的全覆盖。

朱熹博大精深的德育教育理念，既是对古代中国传统德育教育思想的继承，更有他独特的创新，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德育教育思想体系，成为宋及以后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正宗，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以往的道德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④朱熹的德育思想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是宋代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

宋金之间连年的混战，佛、道的大肆流行，严重破坏了社会伦常，出现了道德沦丧和理想失落、价值信仰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如何重整伦理纲常，

^①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357页。

^② 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四，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5册，第1207页。

^③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〇六《漳州》，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347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重构价值、信仰体系，拯救国家于祸乱危亡之中，是摆在朱熹等宋代理学士大夫面前亟须解决的课题，也是朱熹德育教育思想形成的时代与历史背景。

第一节 朱熹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朱熹的德育教育思想是朱熹理学在德育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他的一系列德育教育理论和概念，无不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

朱熹在继承先儒的基础上，融合佛、道的基本教义，以二程学说的基本思想为中心，改造了周敦颐的宇宙图式，吸收了张载的气化思想，采纳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发展和创新了理学理论，而建构起了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体系。朱熹真可谓“集大成”的理学家，正如高攀龙所言：“孔子之学，惟朱子为得其宗，传之万世而无弊。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圣人复起，不易斯言。”^①康熙也称颂朱熹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②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理学成为宋元之后的官方哲学。

一、以天理为核心的理气论，将伦理纲常上升到本体的高度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理本论，把理作为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且提高到本体的高度，成为“天理”，天理也是他理学思想最核心的概念。朱熹视理为世界万事万物的本源，是先天地而存在且永存的“天理”。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③强调“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④理具有至高无上，决定一切的地位，是产生宇宙万事的本原和根柢。且是超越时空的，先天地而存在并且是永恒不灭的。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

①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② 康熙：《御制朱子全书序》，《御纂朱子全书》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0册，第3—4页。

③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〇《读大纪》，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3376页。

④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

只是先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天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且还体现了宇宙万物“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是宇宙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与原则，理也是人类社会中所应当普遍遵循的伦理原则与规范，是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原则，人们不能违背，只能顺应。这样，朱熹把儒家伦理道德纲常也上升到主宰一切的宇宙本体高度。

朱熹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原，是至高至善的道德本体，也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他说：“万物皆是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之各具此理，事物之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① 君臣、父子等伦理纲常就是天理在人间秩序上的体现，是人伦的体现，“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准则和人的本质之所在，包括三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常”，而“五常”之中，仁又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这样，朱熹就把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纲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来表述。他说：“天理既浑然，然既谓之理，则便是个有条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谓仁、义、礼、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杂。以其未发，莫见端绪，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谓之浑然。非是浑然里面都无分别，而仁、义、礼、智却是后来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状之物也。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② 德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认识并践行这个“天理”。

“理一分殊”是朱熹德育教育的哲学基础，也是朱熹为解释人间伦常秩序的合理性而提出的道德本体。“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朱熹以“理一分殊”阐述人性本善的必然和德性和谐的可能性，他说：“宇宙之间只是一理。”“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性’。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③ “理一分殊”的意义在伦理道德上，必然继承血脉之亲和上下关系。“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

①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八。

②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四〇《答何叔京》书二十八，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85页。

③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五，第83页。

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①因此，纲常伦理也是理在人伦上的体现。

理气论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本体论和宇宙观，是朱熹理学体系的基础理论，也是朱熹研究世界本体根源的基石。朱熹认为宇宙是由理、气组成，世界万事万物的生成模式，是在理与气的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动态过程中产生的。“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②气具有普遍性，“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无不管于是焉。”^③朱熹认为人和万物一样，是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人有血肉之气和浩然正气。就人的物质性而言，由血气所构成，血气是生人生物的气和质料，而浩然之气就是血气与道义的结合。

“性者，人之所以得于天理也。性即理也。”性即理，就是理在人身上的体现，人性来源于理，来自天理，把“理气论”和“心性论”融合在一起，筑牢了朱熹理学的坚实基石，也成为朱熹德育教育的哲学基础。

二、气质之性可善可恶的人性论是朱熹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朱熹的人生哲学上，提出了心性论，以对人的本性进行研究。他把性分为人性和物性，人性又可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是人未生之前就由上天赋予的共有的人伦与本性，是先验的，人人皆同，且是完美无缺、纯粹至善的。“然其本然之理，则纯粹至善而已，所谓天地之性者也。”^④“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⑤天命之性是仁义礼智等道德的来源，是人与生俱来的善性。因为人有“天命之性”，从本质上说人生而为善，“人皆可为尧舜”，皆

^①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八。

^②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八《答黄道夫书》，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2755页。

^③ 朱熹：《易学启蒙》卷一，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212页。

^④ 朱熹：《四书或问·论语或问》卷一七，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875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一《告子章句上》，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396页。

可以“由士而入圣”，达到“圣贤”境地。然而，气质之性是人化生后与人的生理、身心相结合的人性。气质之性是以理与气杂而言之的，“气不可谓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①由于人们禀受的气有所不同，有清浊、偏正、厚薄的差别，所以就有善恶之分。他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禀气不同。”人因“气禀”之不同，“气质之性”便有善有恶，有清有浊。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但是，气质之性是完全可以通过教化改变的，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去偏除蔽，克服气质之性的弊端，去恶而趋善。人有天地之性，也有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可善可恶，这就是朱熹德育教育的逻辑起点。

与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划分相对应，朱熹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朱熹认为，人具有二心，即道心与人心。“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②道心是出于天理、天地性命之正的心，道心体现了“天理之奥”，是天理的体现，属仁义、忠孝的心是发于义理之正的心，就是善心。人的思想、感觉，按生理需求，是人心；按人伦道德的心，是道心。但道心“微妙而难见”，常因人的欲望而被蒙蔽。人心是气质之心，是气质之性的体现，是出于形气之私的心，是人的欲望和生理需要的心，可为善，亦可为不善。要为善去恶，就需要通过德育教育，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去恶而为善。

朱熹的“人性论”是联络、沟通理学宇宙论与德育教育论的桥梁，也是朱熹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因为人人都有道心和人心，“虽圣人不能无人心，如饥食渴饮之类；虽小人不能无道心，如惻隐之心是”。^③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人心”和“道心”两个方面，“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即所谓自然的普遍规律与人的私欲。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去私心，存公心，用理性节制个人的欲望。朱熹要求人们用道心主宰人心，使人心皈从道心，用道德意识来支配个人的思想行为，使个人的情欲受到道德意识的

①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六《答郑子上》，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2688页。

②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二《中庸一》，第1487页。

③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七八。

控制。

三、“存天理，灭人欲”指引了朱熹德育的基本目标

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人所禀受的符合伦理道德的心性便是天理，天理就是“三纲五常”，把三纲五常、四德五伦作为天理的基本内容，上升为天理的程度，提高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他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①而人所追求的过分的物质欲望便是人欲，人欲是恶底心，是心之疾，人心原本是善的，被过分的物质欲望所迷惑或蒙蔽，而产生了恶念，是违反天理的。人之所以会有私欲，一是有些人生来就带有浊气、偏气；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接触外部世界，受到外界感官物欲的影响而产生私欲和贪念，形成人欲。

天理与人欲是对立冲突、此消彼长的。“此长，彼必短；此短，彼必长。”^②二者之间，不能并立，“天理与人欲，不容并立”，又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③二者此消彼长，彼消此长，天理少则人欲多，天理多则人欲少。为存天理，就必须灭人欲。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④

然而，天理与人欲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很难有明确的界限，“无确定底界”，并不能一目了然地区分，“天理人欲，几微之间”。^⑤比如，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⑥饮食是人的正常需要、生理需求，是符合伦理道德的，符合天理。人追求美味，追求过分的物质欲望则是人欲，应该受到限制和批判。因此，朱熹并不是要禁欲和无欲，也不是要取消人的一切物质欲望。

那么，如何克人欲，复天理？朱熹认为办法和途径就是“克己复礼”。他说：

①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五九《答吴斗南》，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2837页。

②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第225页。

③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第224页。

④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第225页。

⑤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第224页。

⑥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第224页。

“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① 克服了个人的私欲，就回归了天理，而克与复的过程即是“明人伦”的过程，就是自我修养，人格完善的过程，要遵循礼的规定，“克与复工复工夫，皆以礼为准也”。^②

朱熹的“人性论”是他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人有天命之性，有成圣的潜力和可能，“人人皆可成尧舜”“人人皆可以为圣人”，并且气质之性可为善也可为恶，完全可以通过教化加以改变，为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提供了哲学的理论依据。

朱熹肯定了后天的教育在人的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通过“为学”，人的“气质之性”可以发生变化。他说：“大抵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然圣贤教人所以有许多门路节次，而未尝教人只守此心者，盖为此心此理虽本完具，却为气质之稟不能无偏。若不讲明体察，极精极密，往往随其所偏，堕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圣贤教人，虽已恭敬持守为先，而于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验今，体会推寻，内外参合。盖必如此，然后见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间万事、一切语言无不洞然了其白黑。”^③ 教育的目的，是成为圣贤，圣人之性“无人欲之私”，圣人之性清明至善，与天地同体，不教而自善。贤人之性次于圣人，通过教育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境界。而芸芸众生的中人之性则善恶混杂，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途”，因此教育对普通民众来说十分重要。古之圣王之所以设学校以教人，就是为了“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④ 目的就是要变化气质，他强调“为学首在变化气质”。他说：“以其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乱其伦、败其则而不知反。必其学以开之，然后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六《颜渊第十二》，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167页。

②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一，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5册，第1452页。

③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项平父》，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2543页。

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五《经筵讲义》，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0册，第692页。